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勉繼家聲軒記

陝右郝生廉侍其父通守公來吾郡居一軒左經而右史尤物寶玩不接於其目折楊黃華不接於其耳惟務記覽爲詞章欲馳驅雲路中躡前武而超之也乃榜其軒曰勉繼家聲而吾郡縉紳大夫士咸爲歌詩以美之聞嘗謁余求記余辱與公好不可以辭乃語之曰若知

鐘乎鑄以萬鈞之金而懸之岑樓之上寂無聲也既而
鏗然鳴訇然震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
前聲未盡後韻相及聞於四遐之境者鼎士手巨杵而
擊之也使孺子焉持寸筵而考之其能有聲乎故古之
有家者必由魁人傑士以道德勲業啓之於前而後生
晚出復以道德勲業承之於後故其家聲燁赫彌久而
益昌虞之元凱周之召尹漢之楊袁是已若世家之子
不勉於道德勲業而惟襲乎富貴則雖累紫積緋不足
以爲華重珪疊組不足以爲榮祇取辱耳歆之累向杞

之玷矣其去李陵幾何幾而況作室弗肯堂析薪弗肯
負若樂胥狐麋之後者斯又不足言也嗟夫弓冶之子
必學箕裘而中家有百金之產者子孫尙恥失其先業
況夫閭閻之家簪纓之胄而可不刻厲淬磨以嗣續其
休聞耶廉之志良足尙已故余爲之言使以巨杵而擊
洪鐘云

蕙江八勝記

吾郡之山鎮曰四明其泉分注於鄞與奉而鄞注者自
石澶踰它山奉注者自大晦山踰江口會於鄞句章鄉

之三港口而朝宗於海三港以上它山江口而下互廿餘里沙明卉香奄山原而環之若帶者蕙江也江有渡曰徐民將橋之未成當其收濤斂瀾晃漾天日舟人俯之謂若匹縞新濯可翦而裳也渡之西北涯爲原厥土宜稼唐之郡刺史黃公晟墅於茲後盡施其田比亾今之雪寶莊是已達渡一里所有古祠世傳其神氏張諱麟云祠中芳樹離立朔雪被之若孔蓋翠旌冒瑤華而綴瓊珞也原之上有山名吳大江隄之鉅野獲之叩其首而蟠其尾時春雨晴草樹鬱茂其密若櫛其鮮若濡

其色若翠擁朝嵐而凝夕靄適者悅焉遐者企焉江山
清淑之氣鍾於人而異材出茲土在唐則有祕書監賀
公知章在宋則有禮部尙書縉雲豐清敏公稷皆百世
士也賀公後徙剡川豐公後徙郡城中皆墟其宅豐公
之墟民今僦而居之海桑之喻宜矣賀公之墟尙爾而
獨其洗馬池僅存盃殘壁破浴竈黽而飲牛羊諺謂馬
湖者此也二公之宅之地荒殘若此而人猶識其遺蹟
仰其芳風過之低徊不能去而貴富之家宮室池園之
鼎盛曾不滿夫一哂況又下衰乎世之酣利祿而忘德

義者亦可悟矣二公之次則有潘夢桂氏又其次則有王昱氏夢桂德修而學博發解爲第一累官刑部郎中今有石亭巍然在蒼蔚中其墓也昱富而文尙浮屠法號平野居士嘗構寺吳山中四簷霜白曙鐘益清邇破林籟遠混江聲四境闐而萬戶闐矣江山巨宅聖祠寺皆地之因人而勝者也謂之蕙江八勝非耶今稷之後有曰慶者麟後有曰懷中者曰孚者夢桂後有曰嵩者昱後有曰詵者雖顯晦人人殊而皆有可稱道未爲無其人也嵩旣發解而歸乃與懷中者偕游於山隄川

體閒而摠幽發祕既倡爲八詠之詩又將求和於名公
卿才大夫士而先屬余記之余於所謂八勝者既皆屬
目傾耳而於古今興廢之變高山景行之思憂時憫俗
之意又有概於予中者故不辭而記之第學殖將落詞
采不揚無以昭宣勝蹟而播之天下後世是貽林澗之
愧尙待九能君子賦之說之以彰厥勝云

筆說

今之筆其柱有用狸毛者用鼠鬚者用羊毛者惟兔穎
最善其管有用琉璃者用水晶者用象齒犀角者用金

玉者惟筠篁最善其號有曰鳳尾者曰棗心者惟蘭藥最善蘭藥者選秋兔之類爲其柱擇寒筠之幹爲其管而其柱之本則被以采色之絲絡以黃金之縷燁然若蘭藥也其工視常筆加數倍故其價亦數倍於常筆余嘗售而用之鋒鋷而力健易使而晚禿蓋百倍於常筆也其後得其似者而售焉什襲而藏之踰數日用以書文於玉軸卷甚不中書書纔百餘字已老而禿矣而字尤醜拙爲卷軸之累於是焉剖其柱而視其中則雜羊豕之毛爲之者也噫物之僞有如是夫甚矣余之不明

而重價以售之也然是物也非用之則不覺其僞非剖之則不露其僞雖明者固未能遽識之然未必能終用之也售焉而審之不詳用焉而棄之不早固余之過也而是物之僞能見貴於方售之時而不免見棄於既用之後則亦何所利耶然余因以汙敗卷軸而受不才不明之譏則其爲吾累也亦不少矣誠使吾審焉而後售用焉而卽棄豈有是哉雖然不可因是而盡疑天下之物也作筆說

張德宏字說

吾邑張生謙總角在庠序中余見其敏勤而和粹也心甚嘉之旣冠而求字於余且求余勸余不能卻也乃語之曰甚矣而父之善名子也昔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一身者謙之謂也而父舉周公之所以詔子者名其子固無以贊之矣且古聖人之論謙備於易子素業者也余雖有言抑豈能出易之外以動子之聽乎雖然余且妄言之子且妄聽之易之卦以謙次大有蓋謂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宜謙也然謙者必有大而後可處女有國色軼南威紫

衝而不自美人則賢之苟若嫫母無鹽焉而自狀其醜
有不蒙哂者乎夔家子膝行蒲伏言語姁姁不見禮於
人而都三公位有萬金產者一卑辭降色則眾口偏肥
故人非有大德有大才有大功而謂之謙者妄也子欲
學謙莫如修德德大之大者也德立則謙自行聞有恃
才傲物者矣未有恃德而傲者也聞有挾功慢上者矣
未有挾德而慢者也若夫誇寸長矜小善則有之矣烏
有德如大禹如周公如孔子而矜驕不儉讓者哉大禹
周公孔子之德載於經可稽而學也燭之明操之固擴

之配穹壤則德大而宏矣天惟宏故覆下土而接之不自高海惟宏故納百川而下之不自滿君子之德猶是也子其志於是乎敬字子德宏而爲之說

五經考證序

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禮以杞宋之文獻不足而不能徵其言竊嘗歎之夫聖人言禮尙欲有所取證況下此者乎六經至秦而亡漢興求之惟得易書詩春秋皆殘缺而樂盡亡矣禮僅有存者小戴氏乃掇拾其亡篇斷簡以爲禮記後人因謂易詩書春秋并禮記爲五經而並

傳之經既殘缺亡斷而傳注者又專門名家人各爲說
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貶亦有不在
此者至若三代之正朔則書與春秋兩傳各異日月五
星之左右旋轉周公之東征則詩書兩傳各異又若易
之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書之上帝制申勸禮記
作上帝周田觀詩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以假作
嘉顯作憲凡若此者豈可獨信一經之文偏徇一家之
說而已哉蒙少從先大父授讀五經未之講也今居閒
處靜時取五經講之或疑有不能決或見有異先儒者

皆無所取證乃考漢魏以上諸書凡言及五經者各以類而鈔之庶可以廣見博聞參考互訂以求至當歸一之論也惜乎世無上古之典故家無四庫之儲無以足吾證耳

尙書私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以詔萬世者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多矣孔子錄僅百篇選之精也及乎傳世旣久則其錯簡闕文訛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故不可以盡信秦人

禁且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合之僅五十九篇其序雖滿百然非眞也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強爲之說莫有疑其錯訛與重複者宋儒始有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且以序非眞而去之皆足以洗千載膠固之

習矣一時諸家傳注亦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儒王魯齋嘗作書疑謂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或謂聖人之經士當尊信弗敢考正其文無寧解失其旨不已過乎先祖栖芸先生德尊學博而書又其專門者蒙自童時受讀每遇今文若學番語腐脣弊舌而不能以熟稍